

斯奇记
里曼代
克托历



巫师周

Witch Week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Diana Wynne Jones

卢真婷 /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克里斯托曼奇
历代记



巫师周

Witch Week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 著

Diana Wynne Jones

卢隽婷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师周/(英)琼斯著;卢隽婷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克里斯托曼奇历代记;4)

ISBN 978-7-5321-5842-3

I. ①巫… II. ①琼… ②卢…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9700 号

THE CHRONICLES OF CHRESTOMANCI: WITCH WEEK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1982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2001 by Diana Wynne Jon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Laura Ceci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622 号

责任编辑:乔亮

特约策划:何家炜 张静乔

装帧设计:高静芳

封面绘画:高婧

巫师周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 著

卢隽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发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25 字数 160,000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42-3/I·4666 定价:39.00元

英文版编者按

在1605年的一个深夜里，一个叫做盖伊·福克斯的士兵在把大约两吨的火药偷偷带进伦敦国会大厦下面的一个地窖里时被抓住了。福克斯因为参与了火药阴谋案而被捕、受审，并被处决。这是一个失败的阴谋，这个阴谋企图在第二天，也就是11月5日，炸死詹姆士一世国王及其大部分政府成员。几个世纪以后，英国人仍然会释放烟花、点燃篝火、焚烧“盖伊”像，把11月5日作为盖伊·福克斯日来庆祝。

第一章

纸条上说：这个班里的某个人是巫师。它是用普通蓝色圆珠笔，以大写字母写成的，它出现在克罗斯利先生正在批阅的两本地理作业之间。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写它的人。克罗斯利先生不快地捻着他姜黄色的小胡子。他从6B班那些低着的脑袋上面看过去，想知道自己该拿它怎么办。

他决定不把纸条拿给校长。它可能只是一个玩笑，而卡德瓦拉德小姐毫无幽默感可言。他该交付的人，是副校长，温特沃斯先生。可是这里边的困难是，温特沃斯先生的儿子是6B班的一员——坐在靠后面的那个，看起来比其他人都要年纪小的小个子男生，就是布莱恩·温特沃斯。不。克罗斯利先生决定叫写这张纸条的人自行坦白。他将向他解释这到底是一项多么严重的指控，然后把剩下的事情交由这个人的良心来决定。

克罗斯利先生清了清喉咙准备说话。6B班的一些人满

怀希望地抬头看去，不过这个时候克罗斯利先生却改变了主意。现在是写日记的时间，而写日记的时间只可以被严重的紧急事件所打断。拉伍德之家对很多事情的规定都很严格，因为它是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寄宿制学校，对象是巫师留下的孤儿，以及有其他问题的孩子。记日记是为了帮助孩子解决他们的问题。日记内容被认为应该是绝对私密的。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有学生都必须在他们的日记中吐露自己的私密想法，别的什么事也不能做，直到每个人都写完为止。克罗斯利先生由衷地赞赏这个点子。

不过让克罗斯利先生改变主意的真正理由，是一个可怕的想法：这张纸条可能是真的。6B 班里很容易就有某个人是巫师。只有卡德瓦拉德小姐才知道，在 6B 班里到底谁是巫师留下的孤儿，但是克罗斯利先生怀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其他的班级给了克罗斯利先生一种做教师的骄傲感和愉悦感；而 6B 班却从来都没有。他们中只有两个人给了他一丝丝的骄傲：特蕾莎·马利特和西蒙·塞尔维森。他们俩都是模范学生。其他的女生一个比一个令人沮丧，直到你碰到那两个最令人沮丧的：喜欢喋喋不休说些无聊的话的埃斯特尔·格林，以及那个矮矮胖胖的女生南·皮尔格林——她绝

对是最鹤立鸡群的那个。男生们则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有些人有那个意识去学习西蒙·塞尔维森的榜样，但是也有几乎同样多的人紧紧环绕在那个坏男生丹·史密斯的周围，还有一些其他人崇拜那个高个子的印度男生尼鲁帕姆·辛格。要不然他们就是些像布莱恩·温特沃斯以及那个让人不快的男生查尔斯·摩根那样，孤僻的人。

想到这儿，克罗斯利先生看了看查尔斯·摩根，而查尔斯·摩根也用他因之出名的那种漠然而恶毒的眼神回敬了过去。查尔斯戴着眼镜，这一点放大了他恶毒的眼神，使之像一对双光束激光一样瞄准在了克罗斯利先生的脸上。克罗斯利先生连忙看向别处，重新担心起纸条的事来。6B班的所有人都放弃了希望会有好玩的事发生的心理，回到了他们的日记上。

1981年10月28日，特蕾莎·马利特用圆形的天使字体写道。克罗斯利先生在我们的地理作业本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我一开始认为它可能是霍奇小姐写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泰迪爱她爱得要死，可是他看起来却是那么忧虑，所以我想它一定是某个像埃斯特尔·格林那样的傻女生写的。南·皮尔格林今天又没能跨过鞍马。她跳了，但却在半道上卡住了。这让我们大家全部都笑了。

西蒙·塞尔维森写道：81.10.28. 我想知道是谁把那张纸条放在地理作业本里的。在我收本子的时候它从里面掉了出来，然后我又把它放了回去。如果它被发现时是到处乱放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会受到责备。这当然是绝对不宜公开的。

我不知道，尼鲁帕姆·辛格沉思地写道，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到在日记里写出很多东西，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卡德瓦拉德小姐全都是在放假的时候看的。我不写私密的想法。现在我将描述一下印度的通天绳戏法^①，这是在我父亲来到英国居住以前，我在印度时看到的……

距离尼鲁帕姆有两张书桌远的地方，丹·史密斯咬了很久的钢笔，最后他写道，好吧，我的意思是，这不是很好，如果你必须要写下你私密的感学^②的话，我的意思是这带走了其中所有的乐趣，让你不知道写什么好。这意味着它们不再私密了，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认为，埃斯特尔·格林写道，今天我有任何私密的

① 一种古老的印度魔术，把长绳子的一端抛到空中，把它作为天梯爬上去，人最后消失在云雾里。

② 译者注：这里应当是“感觉”，但是丹·史密斯写了错别字。

感受，不过我想知道泰迪刚才找到的那张霍奇小姐的纸条里写的是什麼。我认为她彻彻底底地鄙视他。

在教室的后排，布莱恩·温特沃斯叹息着写道，我总是控制不了时间表，这就是我的问题。在地理课上我做了从伦敦经巴黎到巴格达的一次巴士之旅的计划。下节课我要计划同样的行程，但是是经柏林的。

与此同时，南·皮尔格林正在潦草地乱涂，这是给阅读我们日记的人看的留言。你是卡德瓦拉德小姐吗，还是说，卡德瓦拉德小姐让温特沃斯先生来做这件事呢？她盯着她写下的内容，有些被自己的大胆吓了一跳。这种事有的时候在她的身上也发生过。不过，她想，有几百本日记本，几百篇日记内容。卡德瓦拉德小姐读到这一篇的机会一定是很小的——特别是如果她继续这样写，把它写得确实乏味。我现在要开始乏味了，她写道。泰迪·克罗斯利的真名是哈罗德，但是他因为那首赞美诗而被叫做泰迪，它唱作“我乐意背负我的十字架”。不过，当然了，大家都唱成“克罗斯利我那抛媚眼的熊^①”。克罗斯利先生就挺喜欢抛媚眼的。他

① 译者注：在英文中，“克罗斯利”与“乐意”、“十字架”谐音，而“背负”与“熊”是同一个单词。

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地理课上坐得笔直，觉得很光荣，很感兴趣。我为他感到难过。

但是最有能力把日记写得乏味的人是查尔斯·摩根。他的日记写道，我起床了。早餐时我觉得热。我不喜欢麦片粥。第二节是木工课，不过持续得不久。我想我们接下来会做游戏。

看到这个，你可能会认为查尔斯要么非常愚蠢，要么非常糊涂，要么两者都是。6B班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你，那是个寒气逼人的早晨，早餐吃的是粟米片。第二节是体育课，上课时南·皮尔格林因为没能跳过鞍马而大大逗乐了特蕾莎·马利特，还有下一节课是音乐课，而不是做游戏。但是查尔斯不是在写当天的作息。他其实是在写他的私密感受，不过他是在用他自己的私人代码来写，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能够知道其中的意思。

他的每一篇日记都用我起床了开头。它的意思是，我恨这个学校。当他写到我不喜欢麦片粥时，这确实是真的，不过麦片粥是他给西蒙·塞尔维森的代码。西蒙在早餐时是麦片粥，午餐时是土豆，然后茶点时是面包。他所憎恨的其他人也全部都有代码。丹·史密斯是粟米片、卷心菜，和黄

油。特蕾莎·马利特则是牛奶。

不过当查尔斯写到我觉得热的时候，他完全不是在说学校。他的意思是，他记起了那个被烧死的巫师。这是一件每当他不想别的事时就会不断出现在他脑海里的事，尽管他努力想忘记。他那时是那么年幼，还在婴儿车里。他的母亲拎着买回来的东西，他的姐姐伯纳迪恩推着他，两个人正在穿过一条马路，顺着那条马路可以看到市集广场。那里有拥挤的人群，和某种忽闪忽闪的光。伯纳迪恩为了看热闹，把婴儿车停在了街道的中央。她和查尔斯刚好来得及瞥见篝火开始燃烧的一刻，那个巫师是一个大块头的胖男人。这时他们的母亲急急忙忙地跑了回来，责骂伯纳迪恩不好好穿马路。“你不可以看巫师！”她说，“只有坏透了的人才那么做！”所以查尔斯只有一瞬间看到了那个巫师。他从没说起过这件事，但是也从没忘记过。一直让他感到很吃惊的是，伯纳迪恩对这件事似乎完全忘怀了。查尔斯真正在他的日记里说的意思是，巫师在早餐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直到西蒙·塞尔维森把那些吐司吃光了，使他又忘了这回事。

当他写到第二节是木工课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他接着想到了第二个巫师——这是他没有那么经常想起的一件

事。木工是指任何查尔斯所喜欢的事物。他们每周只有一次木工课，因此查尔斯选择它来作为代码，是基于非常公道的理由。那就是，在拉伍德之家，任何事情让他感到痛快的频率，都不可能比这个频率更高。查尔斯喜欢第二个巫师。尽管她的裙子撕破了，头发也不整齐，但她十分年轻，也相当的漂亮。她是从花园的尽头爬墙过来的，她一只手拎着她时髦的鞋子，沿着假山磕磕绊绊地走到草坪上。查尔斯那时九岁了，他正在草坪上照看他的小弟弟。这个女巫很幸运，他的父母都出门去了。

查尔斯知道她是个女巫。她上气不接下气，显然是吓坏了。他可以听见后面一栋房子里的叫嚷声和警笛声。而且，除了女巫还有谁会穿着紧身裙在下午两三点钟逃避警察呢？但是他还是把事情问得相当清楚。他说：“你为什么跑到我们的花园里来？”

女巫相当绝望地用一只脚一跳一跳。她的另一只脚上有个很大的水泡，两只长筒袜都抽了丝。“我是一个女巫，”她气喘吁吁，“请救救我，小朋友！”

“你为什么不能施个魔法，把自己变得安全呢？”查尔斯问。

“因为在这么害怕的时候，我做不到啊！”女巫喘着气说，“我试过，可就是出了问题！求你了，小朋友——帮我从你们家偷偷地溜走并且保守秘密，我会给你一生的好运。我保证。”

查尔斯用他那种专注的眼神看着她，那种大多数人觉得是漠然而又恶毒的眼神。他明白她说的是实话。他也明白，她理解他的眼神，而似乎很少有人能这样做。“从厨房进去。”他说。他领着女巫穿入厨房，她穿着抽了丝的长筒袜，带着水泡一瘸一拐地沿着大厅走向前门。

“谢谢，”她说，“你真贴心。”她一边对他微笑，一边对着大厅的镜子把头发弄整齐，然后对自己的裙子动了些手脚——可能是让它看起来重新完好的巫术——之后，她弯下腰亲吻了查尔斯。“如果我能逃脱的话，我会给你带来好运。”她说。然后她重新穿上了她时髦的鞋子，很努力地不让自己跛脚，从前面的花园离开了。在前门那里，她对查尔斯挥手微笑。

查尔斯喜欢的部分到此结束。这就是为什么他接下来会写不过持续得不久。他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巫，或是听说她发生了什么事。他命令他的小弟弟，关于她的事永远一个字

也不要说——格雷厄姆听从了，因为查尔斯说的话他总是照做——然后他观望并等待着有任何女巫的迹象，或者好运的迹象出现。但两者却都没有到来。对查尔斯来说，要搞清楚女巫发生了什么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自从他瞥见第一个巫师被烧死的时候起，国家就有了新的法律规定。不再有公开的火刑。取而代之的是，篝火在监狱的墙内点燃，而无线电广播里仅仅会宣布：“两名巫师今晨在霍洛韦监狱被焚。”每次听到这类通告，查尔斯都会觉得是他的那个女巫。这使他的内心有一种硬生生受伤的感觉。他想到她吻他的样子，相当肯定被一个女巫吻过会让人变得同样罪恶。他放弃了对好运的期待。事实上，从他遇到的坏运气的数量来判断，他认为女巫一定是马上就被抓住了。因为，广播宣布火刑的时候带给他的那种硬生生受伤的感觉，让他拒绝去做父母教导他去做的所有事。相反，他只是向他们投以坚定凝视的目光。每次这么做的时候，他知道他们都认为他在做坏事。他们不是用女巫的那种方式来理解他的目光。而且，由于格雷厄姆会模仿查尔斯做的所有的事，查尔斯的父母很快就认定，查尔斯是个问题儿童，他在把格雷厄姆带上歪路。他们为他做了安排，把他送进了拉伍德之家，因为它距离非

常近。

当查尔斯写到游戏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坏运气。就像6B班的其他学生一样，他也看到克罗斯利先生发现了一张纸条。他不知道纸条里写的是什麼，但是当他抬头望过去，看到克罗斯利先生的眼神时，他就知道，这意味着坏运气要来了。

克罗斯利先生还是不能决定该拿这张纸条怎么办。如果它说的事情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宗教法官要来学校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想法。克罗斯利先生叹了口气，把纸条放进了他的口袋里。“好的，同学们，”他说，“收起你们的日记，排队去上音乐课吧。”

当6B班一拖着脚步慢吞吞地朝礼堂走去，克罗斯利先生就迅速地跑向了教研室，希望能找到人商量商量纸条的事。

他足够幸运地在那儿找到了霍奇小姐。正如特蕾莎·马利特和埃斯特尔·格林所观察到的那样，克罗斯利先生爱上了霍奇小姐。不过，当然了，他从不让这一点显露出来。而学校里唯一一个看上去不知情的人很可能就是霍奇小姐本人。霍奇小姐是一个个子小小的爱整洁的人，穿整洁的灰色

裙子和衬衫，她的头发比特蕾莎·马利特的还要干净，还要平整。她正忙着在教研室的桌子上把书一堆堆有条理地归整好，并且在克罗斯利先生激动地讲述纸条的事时，她从始至终继续在归整。她抽空扫了纸条一眼。

“不，我也分辨不了是谁写的。”她说。

“可是我要拿它怎么办呢？”克罗斯利先生恳求道，“即使它说的是真的，写的人也是居心不良！假设它就是真的。假设他们中的一个是一——”他处在一个令人怜悯的状态。他非常非常地想吸引霍奇小姐的注意，但是他知道，“巫师”这样的字眼不是那种能在淑女面前使用的字眼。“我不想让您的面前说出来。”

“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同情巫师。”霍奇小姐平静地谈论道。

“噢，我也是！我们都是这样，”克罗斯利先生匆忙地说道，“我只是在想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霍奇小姐把另一堆书罗列好。“我想它只是一个很傻的玩笑，”她说，“别理它。你不是该去教4C班了吗？”

“是的，是的。我想我该去了。”克罗斯利先生惨兮兮地表示同意。他被迫在霍奇小姐一眼也没看过他的情况下就赶

紧离开了。

霍奇小姐若有所思地把另一叠书擦齐，直到她肯定克里斯利先生走了。然后她把平整的头发又平整了一下，赶紧上楼去找温特沃斯先生了。

作为副校长，温特沃斯先生有一个书房，他在那里与卡德瓦拉德小姐交待的日程安排和各种其他的问题全力拼搏。当霍奇小姐轻轻敲门的时候，他正在拼搏一个特别艰难的问题。学校的管弦乐队有七十个人。这些人中有五十个也在学校的唱诗班里，而五十个人中有二十个又参加了学校的话剧演出。已知管弦乐队里有三十个男生在各类足球队，有二十个女生代表学校打曲棍球。他们至少三分之一的人还打篮球。而排球队员们全都参加学校的话剧演出。问：你如何安排彩排和练习，才能不叫大多数人一次出现在三个地方？温特沃斯先生绝望地揉了揉脑袋后面一片稀疏的头发。“进来。”他说。他看到了霍奇小姐那张微笑中带着焦虑的明媚的脸，可是他的注意力完全不在她的身上。

“有人竟是如此的恶毒，如果这是真的就太可怕了！”他听见霍奇小姐在说。接着，又听见她欢快地说道：“不过我想我有一个计划，可以找出是谁写了这张纸条——一定是